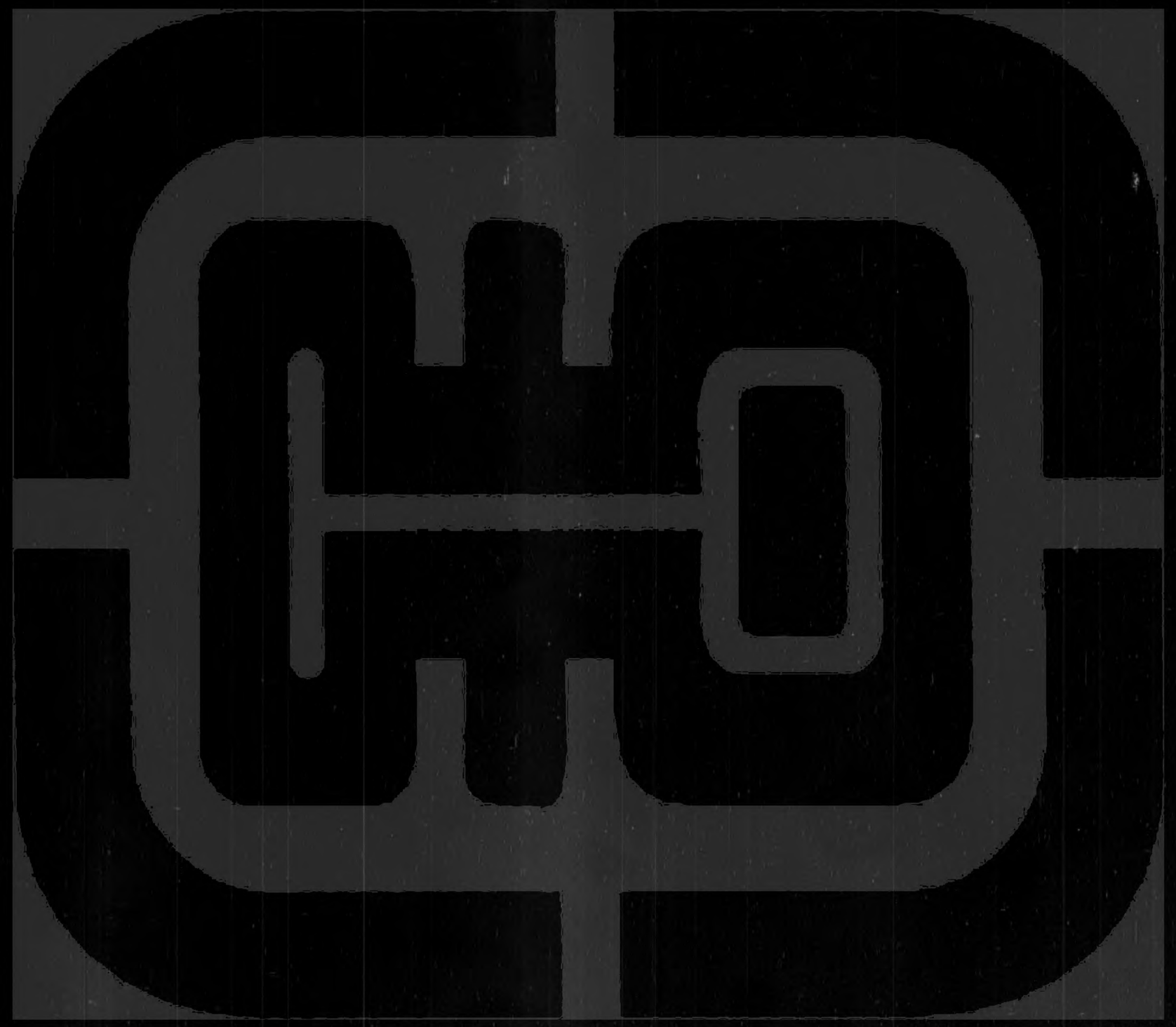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雜擬下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善同濟註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義康及兄劭行慕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之事倣象其分義也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西

京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良曰遊俠之人佩劒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帝陵豪傑所居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善曰戰國策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註曰湊聚也向曰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銑曰荊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翰曰言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藉藉善作籍籍闕

外來車徒傾國鄽善曰籍籍闕外來謂被徙關中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註曰鄽市物邸舍也今云鄽以明市也濟曰籍籍喧盛貌闕外來謂外郡俠客來於國鄽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爲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此爲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良曰古人相問必爲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樓護皆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以贈也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五臣作絃善曰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音先叶韻善曰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 銑曰池陽汾陰二縣名遊俠歡宴之處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 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 翰曰遊俠之人一許諾終不坐相捐捐弃也 **彰颺曹子摽劒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彰與摽字同孚竟切 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 善曰公羊傳曰濟曰彰死飾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 **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 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闊也 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 **但榮身意遂豈校耳目前** 善曰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稔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 **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仲以俠聞傳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然** 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古今共知如此

倣古 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許訊又息醉 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善曰許猶問也鄉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漢書曰司馬長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爲言也 濟曰許訊

將軍十載事西戎 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善曰莊子曰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極望成林也 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也七發曰極望山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 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爓豈如節霜雨多異同 善曰且苦也 良曰嚴風寒風也爓煖也煖煖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見君也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也

擬古三首

劉休玄 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凶弑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叙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 善曰楚辭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

遠也左氏傳童謡曰遐哉遥遥
遥　向曰遥遥心不安貌　回車背京里揮手
從此辭善曰古詩曰廻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
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
詩曰去去從此辭　銑曰京里
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　堂上流塵生庭中
緑草滋善曰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
歸　翰曰流遊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
塵草生　寒蟬翔水曲秋兎依山基善曰淮南子
寒蟬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蟬水鳥哀猶
愛也　濟曰言寒蟬依水秋兎依山皆得其所
而人不歸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
酒長相思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
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
風至對酒不能酬　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
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衰暮悲
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
青子衿悠悠我心　向曰江南調采蓮曲也子
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
已　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綃善曰陸機爲顧彦
先贈婦詩曰京洛
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
暗紈綃皆之黑色言晝夜坐卧唯見此而已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善曰曹植七哀詩曰
不治　翰曰言泣涕之容不
可脩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願垂薄暮景照妾
桑榆時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
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
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濟曰薄暮
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
年

擬明月何皎皎良曰此篇爲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遥城浮雲翳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善曰鄭玄詩箋曰層重也曹植芙蓉賦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向曰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翳蓋也層闕高大帝庭羅帳羅帷也相予新闕玉宇以玉飾屋也延引也

憂懷明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深也言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誰爲五臣作謂客行久

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嵩嵩而君是越斯亦難

矣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山高不可逾越而至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五臣作辭興亡言善曰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良曰宦學踐歷辭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

隆周爲數澤皇漢成山樊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睎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向曰又沒離

宮地安識壽陵園善曰毛泉賦曰遥遥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銑曰離宮宮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蕪没不識其處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善曰郭象莊子註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執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濟曰怨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爲怨嗟乎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善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

氈帶佩雙鞬

七發曰馳騁角逐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穫貊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居言象弧插楚洽周彤服爲紹注曰彤赤也銑曰氈帶以束腰也鞬盛箭弓矢服也

越平陸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鞬盛箭器彫畫也插馬勒鞬孫子曰平陸平處

獸肥春草短飛鞚空自馳

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平道朝遊鷹門上暮還樓煩宿善曰漢書曰鷹門郡有樓煩縣名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善曰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娓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良同善注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五臣呂向曰羽矢名國之贈望之如荼漢作符符五也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竹善曰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魯客事楚王懷金囊毋素善曰魯客假言楊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註曰囊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毋朱中衣也銑曰魯客謂魯人也衣褌復具曰囊毋素中衣蒙令尹顧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贊漢書註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翰曰荷負也顧眷也既荷主人恩又載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善作德亦何懼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　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
光榮宦僕遠慕也昭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
懼也　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善曰儒生自謂也
于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
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淪
謬誤也　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
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爲誤也　伐
木清江湄設罝守鳧鴈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
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故舊也湄岸也罝網也鳧鴈也
兎也設網守兎喻懷德待禄
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善曰論語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韋昭漢
書注曰翰筆也　銑曰背文
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　弱冠參多士飛步
遊秦宮　善曰華嶷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
步有匹特
士朝臣也飛步高步
翰曰弱冠謂年二十也多
也秦宮西都之宮
善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
之風　濟曰君子古人道德之風　兩說窮舌
端五車摧筆鋒　善曰
王使新垣衍入邯鄲
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
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
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
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
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
車道駱駮也　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
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
博聞舌端能摧
折文士之筆端　蓋當白璧玼恥受聊城功　善曰
韓詩

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
莊子以爲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
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向曰貶
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爲相莊周不受魯
仲連爲齊以書與燕將下燕
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不受晚節從世五臣作時務
乘障遠和戎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
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
使博士伏山乘郭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
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銑曰晚節末
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
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解佩襲星渠卷袠奉
盧弓善曰國語曰
晉文侯盧弓一
矰十翰曰佩文服也星渠甲
也袠書衣也盧弓征伐
之弓謂弁筆從戎也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
終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

知禍之所終者也濟曰始願爲文
力已不及今爲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
鮑明遠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善曰范曄後漢書蔡
胡風春夏起楚辭曰琰詩曰處所多霜雪
有寒山連龍勢然王逸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
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向曰胡
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龍山名集君瑤臺裏飛舞兩
楹前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
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銑
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玆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善曰神
日春夏爲陽農本草
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豔陽桃李節

皎潔不成妍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爲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善曰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嶄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濟曰鄴西有銅雀臺聖雲闕言闕高至雲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絶馳道廬詡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髮

納行月善曰西京賦曰雕搰玉爲繡薄雲楣丱泉賦曰珍臺閒館璇題玉英向曰薶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璇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璇題納引其光也

山凝蓬壺穿池類滇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市丱越善曰蓬壺二山名滇渤二海名齊代丱越四地名 銑曰蓬壺仙山滇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故進之丱越二國名其中人善歌故徵之

陳鍾陪夕讌筵歌

待明發善曰楚辭曰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毛詩曰明發不寐翰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憂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

不可還身意會盈歌

絲淚毀年貌

金骨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

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泣而金骨爲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寃俯仰泣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會亦有盈歇蟻蚍蜉也壞蟻穴土也漏因穴漏水山阿猶大陵也言大陵之敗在蟻穴之漏金骨之泣言積微至著

器惡咎滿歌物忌厚生沒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良曰器欹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末叶韻善曰莊子冊求問於仲尼曰古猶今也昔曰吾以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官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暗

倣古

范彦龍

銑曰此言縱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善曰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　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

統城下故號交河 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

朝驅善作馳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也左賢休屠皆匈奴之王號 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善曰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嫖姚校尉也向曰李廣爲前將軍霍去病爲嫖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善曰漢書曰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曰順出五源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遲或作逗音豆 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日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鼻芳草寧共

氣而皆悅於鬼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其而忌幸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敷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古離別 五臣作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山名其上置關 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善曰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爲黃雲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時還言未還也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向曰秋露下垂而團言時節速改 不

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古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君在天一涯五臣作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兎絲終不移善曰爾雅曰女蘿兎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濟曰兎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

李都尉從軍　陵良曰此擬攜手上河梁

鐏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良曰踟躕徘徊貌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良曰滋多也霰細雨也悠悠清川水嘉魚得所薦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向曰悠悠流水貌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而我在萬里結髮五臣作友不相見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鸞善曰桓子新論曰若其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

曰願爲雙飛鶩雙或爲南淮南子曰鶩代飛許慎曰鶩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鶩文與此同　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鶩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　詠扇　擬新裂齊紈素

良曰此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濟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取與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

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声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

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寫愁凉風至吹我玉階樹　善曰

班婕妤怨詩恐秋節至凉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凉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弃不用也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已凉故零落於中路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　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

至左右芙蓉披　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飇接蓉披　銑曰飛閣高閣神飇自遠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　向曰飇風也言天子所處

緑竹夾清水

秋蘭被幽崖善作涯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翰曰幽崖深岸也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五臣作涌聽者未云疲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又曰客從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殆乎高文一何綺不儒安足爲善曰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悲林善曰莊子曰至陰肅肅也向曰肅肅靜也廣殿陰謂日暮也雀鳥之捴名愁北林將棲之時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銑曰言歡宴之賓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恡惜也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漢書曰太子不敢絶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

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善曰鄴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初秋也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翰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蹇裳濟曰衡曰裳涉溱洛香草摘明珠徙倚拾蕙若善曰毛詩曰蹇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以爲佩良曰蹇舉摘取徙倚移行貌蕙若香草也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玉烏郭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玉雕彫琢使成器也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彫飾而爲美麗延陵輕寶劒季布重然諾善曰吳都賦曰有吳宣於延陵端委至德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佩劒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劒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蓼藿善曰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蓼藿與蓼藿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

貧者有道之士并不在葵藿言以此爲戒

劉文學感遇 楨濟曰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善作團圓霜露色善曰言桂霑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貌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向曰言霜露雖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橘柚在南國因君爲羽翼善曰橘柚在南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爲已聲譽謏蒙聖主私託身文

墨職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註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翰曰謏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爲文墨之職謂爲平原侯庶子

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善曰古詩曰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銑曰丹彩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填既過敢不勉勵自彫飾也濟華

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兮轉玉樽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善曰天地篇曰復爲時所拘羈緤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同結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大恩不可測度

王侍中懷德

棨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翰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荊州既傷蔓草別方知杖第杜情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事靡監我心傷悲濟曰蔓草杖杜詩篇名傷時敝於行旅也嵯函復丘墟冀關緬縱橫善曰嵯峭函峭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爲丘墟西征賦曰冀關緬其埋盡良曰嵯山函谷關及秦所造冀關皆化爲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善曰方言曰揖謂之擢棹與擢同向曰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蟋蟀依桑野巖風急風枯藜枯木之莖向者蟋蟀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向曰蟋蟀悲秋之蟲也巖風急風枯藜枯木之莖也翰曰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蟋蟀在桑野

時駕而遊比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
曰飛蓋相追隨　良曰飛蓋車蓋也**朝露竟幾**
何忽如水上漮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
譬今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乍東乍
西　向曰朝露日出則晞忽疾貌水漮汎
喻無依託**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善曰新
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
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
禮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葉傾落**福履**
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曰王粲公宴詩曰古人
傳子産曰令名德之輿也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
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稔中散言志**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
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五臣善曰稔康幽憤
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
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遠想出**
宏域高步超常倫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高步
追許由　向曰宏大倫輩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
池津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
爲鳳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
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
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
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嵩
有天津玉池傳玄楗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
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
同靈鳳匿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
高潔也**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善曰莊子曰夫
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銑曰無累養德謂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妙乃通神明以道德自養道德至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以道德自養至妙乃通神明**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宙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翰曰言天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庇蔭其身**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眞**善曰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文飾也　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之流無爲任物自爲守眞不污本性**天下皆得一名實又相賓**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以寧王侯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爲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向曰名者實之賓言名實又相爲賓主**咸池饗爰居鍾皷或愁辛**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　銑曰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擊鍾皷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鍾皷之音**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善曰西征賦曰無柳季之直遒

佐士師而一黜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焉往而不可憂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乃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翰曰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縶故以登爲知人也餘同善注

書紳　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濟曰謂康寫幽憤之辭

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爲戒也紳大帶也

阮步兵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鷺音頡斯萬下飛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者前後數百其父曰鷺故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爲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鸒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北溟有鳥焉其名爲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同馬彪曰蜩蟬也鸒斯小鳥毛萇詩傳曰鸒斯鴟鴞居雅烏也音豫　良曰青鳥海鳥也海上群鳥不同適性逍遥其致一也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善曰籍詠懷詩曰鸒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向曰沈謂蒿下浮謂海上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各有歸

飄颻可終年沆瀣安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遥可終

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颻蒿下沆瀣海上逍遥一也銑曰飄颻輕飛貌可終年謂鵬斯也沆瀣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知其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善曰阮籍詠懷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爲其光色當代所希有

微善曰阮籍清思賦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翩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濟曰言此幽微之事難知

張司空離情　華

秋月映善作照**簾櫳懸光入冊墀**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冊墀良曰櫳檻墀堦也言月映簾檻垂光入於冊堦

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瑟又曰閨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辭曰皐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向曰帷幔也蘭逕謂夾逕蒔蘭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善曰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彩花也碧滋謂草色晕而滋繁**延佇整綺萬里贈所思**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

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潘黃門述哀 岳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善曰楚辭曰青春受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忽及素秋美人歸重泉懷愴無終畢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也懷愴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殯宮琵善曰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

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良曰肅清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柏聲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善曰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念非但一塗濟曰弭止也言尋思俟撫衿悼寂寞悅然若有失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主逸楚辭注曰悅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良曰悼傷也悅驚視貌言傷此寂寞也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明月何朧朧髣髴親爾容古詩曰交疎結綺窗獨無李氏靈髣髴想見貌蕙質言體質芬芳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如蘭蕙銷憂非嘗草永懷寄寧善作夢寐善曰毛詩曰焉得諼

草言樹之背毛蓑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銑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　**夢寐復寘寘何**

由覿爾形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日慮患於寘寘之外言夢寐之中又昏闇何　翰曰寘寘昏闇也從得見爾之形容　**我慙**

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已出戶掩門乃去其裾為戶所閉掣絶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

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　濟曰自歎無為之立館名曰朝雲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餘同善註　**駕言出遠**

山徘徊泣松銘雨絶無還雲花落豈留英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鸝鵾賦曰何今日之雨絶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絶花落喻死而不還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目存形也　向曰言日月雖遠代遷逝而寢興目存形起毋思憶情猶未平

陸平原　鞠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

宦　機

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爲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已**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又永嘆遵北渚翰曰明發言發夕至曙歎息懷密友近親**流念辭南滋**音逝**銜怨別西津**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濟曰滋水涯津渡口**馳遵淮泗**作驅**馬旦夕見梁陳**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厠於數人之間**朱敝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善曰毛詩曰朱芾斯皇室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敝與芾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纚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曰朱敝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銑曰髦士俊民之服髦亦俊也**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綿也踰越也言見顧過越於歲華**曰暮聊摠駕逍遥觀洛川**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摠轡臨清川洛水**徂沒**五臣作役役**多拱木宿草陵寒煙**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壞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

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遊子易感愾五臣作慨 躑躅還自憐善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爲慨歎躑躅躊躇不安貌自憐自哀憐 顧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顧寄言於三鳥今去飄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銑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左記室詠史一首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翰同善注

百年信荏苒何用五臣作爲苦心魂善曰漢書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何爲苦心 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爲苦心魂自爲淪隱 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善曰衛青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源也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

珪組賢君聘青紫明主恩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恩惠也

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善曰漢書武帝異其文弃爲諫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爲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銑曰尊達軍至長安上書

謂見任用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善曰左思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張安世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爲奢侈故云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善作懽娛飛蓋東都門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鵲鵲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濟曰片議謂婁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疎廣受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録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跡良曰顧念其遺才張黃門苦雨協

冊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善曰曹子建情詩曰雜詩曰冊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微陰翳陽景張景陽曰陽景日也冊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氣盛故泉涌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甍屋棟木也礎礩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有斧五臣作斨興春節愁霖貫秋序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斧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良曰有斨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歊歊涼葉奪炎炭颸風舉高談五臣譚玩四時索居慕儔侶善曰楚辭曰溘颸風余上征曹子建

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濟曰變變猶漸也奪落衰急慕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儔侶

青苔五臣作苔**日夜黃芳糵成宿楚**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糵豈再馥又詩曰荒楚欝蕭森說文曰芳糵草木華盛貌良曰苔草梢也糵葉也宿楚叢木也言青苔漸黃葉成叢木歎歲月將盡**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向曰慮思也百思言不一友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交人不來無以慰我延佇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傷亂**琨**善曰贈太尉　良曰此擬贈盧諶諶詩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善曰劉琨荅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日陽九漢書曰陽九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翰曰秦趙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劉琨所據喻亂賊侵晉虎據喻威武之盛**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驁**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蓬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雒朝曰世亂則聖哲馳驁而不足　濟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感動激發循此馳驅於軍戎**雖無六奇術輩與**

張韓遇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良曰陳平有六奇之術冀此六奇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同三賢遇漢高竊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曰甯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之以爲田官向曰大田官也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銑曰言此是冒觸險難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非所希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甯之度量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善曰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温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濟曰濠城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千里

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攬既憤懣五臣作滿撫枕懷百慮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延佇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翁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然也撫枕百慮言不安卧

已改素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妝紅藻玄髮吐素華向曰謂髮已白

寘數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寘會寘幽寘也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

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乎 銑曰言太平之時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盧郎中 感交 諶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 翰曰厦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多士濟濟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佐天子之位 翰曰英俊之人著眷顧成網繆迺時髦匹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荅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恩由契闊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向曰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姻媾謂諶妹嫁琨弟勢豈但一以婚姻又荅魏子悌詩曰豈但一言非一事也逢厄既同處危非所恤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善曰槩志節也馮衍顯志賦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 翰曰槩節槩之人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得馬服爲趙將疆場亦奮大破秦軍秦軍解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曰趙奢善曰史記曰趙奢爲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謐靜也 濟曰趙奢號曰

馬服君爲趙守邊疆界清靜秦兵不敢東闚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秦昭王攻邯鄲存趙公子進兵圍邯鄲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也良同善注

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

善曰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向曰慨嘆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歎無帷幄之謀而能從善遷變故云慙也

羈旅去舊鄉

五臣作京

感遇喻

五臣作踰

琴瑟

善曰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已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銑曰信時遇毛

言諶羈旅并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賓乎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濟

乖名實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賓乎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濟

更以畏友朋濫吹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賓乎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濟

嵓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

郭弘農遊仙

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璞翠後贈弘農太守

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良曰
靈草芝草也濱涯也言奇石可食
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偃蹇尋青雲隱
淪駐精魄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
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
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向曰偃蹇高貌隱淪謂絕迹也駐留也精魄
魂魄也不去
其身則不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善曰道
之士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
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
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
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哭聲恨恨
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
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
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
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銑
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
玉液謂
玉膏 朱霞入窻牖曜靈昭空隙善曰十洲記
曰朱霞九光說文曰隙壁縫也 翰曰曜靈
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 傲睨摘木芝陵
波采水碧善曰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
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琨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
郭璞曰碧亦玉也 齊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
芝別名水
玉仙藥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
術豈愁濛汜迫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
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
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
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 濟曰
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
也濛汜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

濛汎

張五臣作孫廷尉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　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令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爲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禀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其分因謂彭祖爲壽殤子爲夭　道喪涉千載津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耳　銑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　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摶團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　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卓高舉也翰飛也　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濟曰

麾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爲夜五寸爲晝晝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

悶悶秋月明憑軒詠堯老善曰蒼頡篇曰悶悶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遥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良曰悶悶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

浪迹無蜚妍然後君子道善曰晉戴逵栖林賦曰浪迹潁湄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蜚好惡也向曰浪放蜚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無醜好乃得爲君子之道

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略揔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潜光隱曜銑曰言理要之道異塗而歸一致也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

交贅久變化傳火乃薪善曰莊子仲尼謂顔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覺也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而續而不絶明盡生也

思清宵中去機巧善曰許詢農理詩曰曇曇玄不傳薪草相繼火傳不滅如人彊求不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絶曇曇玄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

之曰奈何曰鑒不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名曰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而不對　濟曰亹亹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清靜之道去機巧於府之中則與道相合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

鳥善曰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旦而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已

許徵君自序

詢善曰晉中興書　高陽許詢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

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內機單生斃外像

五臣作象　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向曰象法也張毅是闇內治之幾微單豹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一時排宴筌泠然空中賞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五日而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註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翰曰宴理筌迹也泠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

無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爲樂遺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善曰莊子曰非惑邪予惡乎知悅生非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虒往者也司馬虒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之好生惡死亦同弱喪矣資操也言遺此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砒曜芳蕤綠竹陰閑敞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註曰肆陳也砒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厭紫極之閑敞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閑敞靜廣貌茗茗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檐激鮮颸石室有幽響善曰檐窻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向曰茗茗遠也寄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檐屋栿也激射也鮮颸鮮潔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也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奬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秋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奬小雅曰奬勸也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奬勸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

堊人汚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朗明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絶塵網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成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絶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消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絶去世事

殷東陽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眞趣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眞誰爲傳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良曰萃聚也言陵晨觀望萬蘊積至道之眞趣

雲天亦遼亮時盼賞心遇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復與適我心者相遇青松挺秀蘡惠色出喬樹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蘡同毛詩傳曰青松喻眞性蘡花惠媚喬高也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善曰韋昭國語註曰緬遠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毛詩曰眺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來翰曰求爲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直置忘所宰蕭散

得遺慮善曰惟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遺　濟曰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善曰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良曰矜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

薄言遵郊衢摠轡出臺省善曰毛詩曰薄言遵之道而散情慮故持轡出省而往　良曰衢道也向曰摠轡也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摠轡能齊物將遵郊外之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翫曜巖阿雲霞冠秋嶺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曜秋華　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品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

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息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

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

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善曰司馬虔曰舟壑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垩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良曰藏舟于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爲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垩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垩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陶徵君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善曰歸去來詞曰登東皐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穀之苗皐澤也阡陌田之封疆　良曰向曰苗五穀之苗也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適散曰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塙井之蛙與　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　銑曰言雖有荷鉏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善曰歸去來詞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翰曰巾飾也柴車麤車也闇夕昔也夜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際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余廉除善曰歸去來曰稚子候門百年會有役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問君亦何爲

良曰問君謂自卑以問以荅何爲皆有勞役 **但願桑麻成**

辛苦荅云人生百年皆有此事但願桑麻成就而已

蠶月得紡績 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文伯之母紡績不懈 **素心正如此** 善曰方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友直友諒友多聞向曰素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

開逕望三益 善曰方言曰逕開也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謝臨川 遊山 靈運

江海經遠迴山嶠備盈缺 善曰楚辭曰入漵浦兮途遠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氏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苞曰月盈而闕者謝鄉尊宋均曰謝還也尊君也銑曰遠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谷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善曰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二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 **碧障** 五臣作嶂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善曰碧郭出碧之郭即玉山也山海經曰耿山多水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 濟曰碧恩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長遠貌潭水

晨霞石壁映初昕 善曰碧郭出碧之郭即玉山也山海經曰耿山多水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 濟曰碧恩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長遠貌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砂因名 **桐林帶** 善曰說文曰昭晰明也昕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切

乳竇既滴瀝

冊井復寥泬 音血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消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扑子曰武陵舞陽有冊砂井王逸楚辭注曰泬寥曠虛靜也 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貌冊井朱砂井也寥泬深也

嵁嵲轉奇秀岑崟還相敝赤玉隱瑤溪雲錦被 善曰說文曰嵁山巖也五咸切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珉也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 銑曰嵁嵲岑崟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溪玉溪也汭岸也言沙石之文五色如雲錦被於岸

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常列 善曰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狌聲如人呼 翰曰猩猩鳥名鼯鼠飛狌也逝往也 南

中氣候暖朱華凌五臣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温草木常華 翰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而開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奇異於此 身名竟誰辨 善作辯 圖史終磨滅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牒復磨滅 銑曰辨識也言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之圖史終見磨滅 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澨 善曰楚詞凝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凝湲 銑曰桂水名海涯曰澨 攝生貴處

順將爲智者說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爲衆人說莫與智者論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爲智者陳說此道

顏特進侍宴應詔延之

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縣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爲瑶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濟曰太微星宮名瑶光北斗柄端星也言匠人上法

太微宮以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揆日臬書史相都鄙

聞見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爲都也良曰揆度臬明也度日所揖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冊陽也言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飇

蘭橑停冬霰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橑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橑椽霰雪也

青林結冥濛冊獻被五臣作被葱

青善曰毘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嶽小山別於大山也銑曰青林冊嶽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葱色

山雲備鄉鸞池卉具靈變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爲慶慶雲西京賦曰濯靈

芝之末柯陳思王靈芝之篇曰靈芝生玉池
銑曰卿靄瑞雲也卉草也靈變異狀也 重陽
集清氛善作氣 下輦降玄宴善曰楚詞曰集重陽
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
玄德升聞玄猶聖也入帝宮兮造旬始而
爲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 翰曰上爲陽而清澄亦
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 驚望分寰遂矐曠
盡都甸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
禮有六鄉六遂倉頡篇曰矐矐視之貌
也 濟曰驚望謂馳目遠望寰域
遂鄉也視矐也都邑甸郊也 氣生川岳陰
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櫩五臣作欄 遶瓊弁善曰
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
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櫩周流長途中宿說文
曰遶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爲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 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
冠之飾也溢滿遶比也步櫩謂長廊也 禮登佇賡情樂闋延皇眄
善曰爾雅曰賡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
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良曰禮成樂闋賓客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眄 測恩踰五臣作愉逸汾
牉慒浮賤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
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臣衡無階朝廷隨牉在
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 向曰
躋登愉樂慒憩也言天子賜深恩得
登樂逸自顧爲隨牉之任慙其浮賤 榮重餽兼
金五臣作承榮重兼金 巡華過盈瑱他殿 善曰孟子曰
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
尺呉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
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
榮華重兼百金過於盈尺之璧 敢飾輿人

詠方慙緑水薦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吳都賦曰樹以青槐亘以渌水淮南子曰牙會緑水之趨高誘曰緑水古詩也翰曰晉侯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獻此詠然後終慙古人緑水之詩緑水古詩也

贈別　謝法曹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善曰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而拙切運富春渚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眉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方作千里別善曰謝靈運訓惠連詩零淚猶在袂入雲峯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異隔豈惟古人有千里之曲

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善曰謝靈運訓惠連詩另曰滅迹入雲峯良曰

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善曰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訣文曰艫舡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歌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息也止也向曰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歇止也袂袖也阻風雪時也

芳塵未歇席涔五臣

既經時夜永起五臣作豈懷思汎濫

北湖游茗善作岩亭南樓期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戶曰南樓望所遲客　銑曰北湖南樓期謂却叙前事也茗亭樓高貌　點翰

詠新賞開泰瑩所疑善曰謝靈運苔惠連詩曰翰曰翰筆也泰書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不決

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善曰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汋約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

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

盛亦畏銷鑠子矜怨勿往谷風詡輕薄善曰毛詩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良曰詡謂衰散也

青子矜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良曰子矜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絶不相往來共秉延州信無

慙仲路諾善曰延州信謂挂劒也向曰秉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劒迴挂於冢上子路無宿諾也延州

言執信不慙此二人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

託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也筠竹箭言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所託已殷勤祇足攬懷人善曰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翰曰攬亂也言託殷勤之心只亂所思之志

今行嵽嵲呼剡切嵽嵲剩山名外銜思至海濱善曰孔晁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嵽山剡縣有嵽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朝徂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嵽嵲他乎切嵽嵲食證切嵽嵲二山名濱涯也雜珮以贈之疏華瑶華也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僻見也宇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良曰杳遠睇視也言我觀子遠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

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瑶華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瑶華將以遺乎離居向曰雜結也言結芳草爲珮折疏麻之華以贈離居竟無所陳謂無所寄

無陳心怡一玄款睇在何辰

勞旅人豈遊斁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善曰毛詩曰中心怡怡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受謝又曰馳驚乎江皐銑曰怡憂也羈旅在此

非爲遨遊但避風雪耳霽晴也皐江曲也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詩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翰曰纜繫舡索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瓊瑤善曰瓊瑤謂玉音也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桃報之瓊瑤謂書也

王徵君養疾

徵五臣作徵銑曰此詩被徵不應隱於瀟湘之間

窈藹瀟湘空翠相澹無滋善曰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葬賦曰懷豐穰之滋潤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寂歷百草晦欻吸鵾鷄悲善曰寂歷彫踈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欻吸疾貌楚辭曰鵾鷄嘲哳而悲鳴向曰寂歷閑曠貌晦闇也欻吸猶俄頃鵾鷄鳥名悲鳴也

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遥帷善曰說文曰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蒙窻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銑曰清陰日也墀階矚對幌窻也汎瑟謂山中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詔緇善曰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翰曰水碧水玉也與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染也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善曰楚辭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漾焉可能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帝子娥皇女

英蕩濩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悵然山中暮懷屬此詩**善曰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良曰悵然失志貌言失志山中抱其病疾而屬綴此詩

袁太尉從駕　**叔向曰**爲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紛邑道嚴玄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紛揄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豐邑有紛社宋漢之子孫故祭紛社之道可敬而遠

駕在祈年善曰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　翰曰恭潔謂敬而祭祈求也言郊天求明年之穀**詔徒登季月戒鳳濮行川**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磬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　銑曰禮祭之法盡哀敬濮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九月也鳳鳳蓋也　翰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

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旆兮拂天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昭嵷以星懸　良曰旆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朱櫂麗寒渚金鉸**無犯**映秋山**善曰朱櫂以朱漆飾櫂也蔡邕獨斷曰金鉸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　向曰櫂幰竿也鉸馬飾也麗映謂照曜也寒渚秋山所遊之處　**羽衛鵠流景綵吹震沉淵**善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鵠川鱗介也　銑曰羽衛也羽葆護衛天子也鵠映流景日也綵吹簫管震動深淵也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

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壚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壚之宪屈

丹紘善曰沈約宋書曰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紘既張八音既平

翰曰毗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以考玉律朱絃之樂

天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

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孔安國曰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寒氷所積因以爲名積氷也

濟曰軫車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軌聲教之盛迫照遠方

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

善曰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顏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曰溫渥及輿隸和惠屬後筵

良曰頒布也

慕巡河前

雒黃魚雙躍出濟于壇化爲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之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濆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

幸侍觀洛後豈

布及大臣而恩渥遍浹於下席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

善曰沫已也楚辭曰展詩今會舞王逸曰言我服義而未深也言旨展詩曲作爲雅樂者也

廣雅曰展舒也

天子道義無已雒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銑曰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服義方無沫已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謝光禄郊遊 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五臣作藥逗江陰善曰楚辭曰乘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舡窻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舲江岸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濟曰藹藹盛貌沈深靜貌凉葉照沙嶼秋榮扈水潯善曰劉淵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也濟曰嶼水中山也秋一葉黃故云照扈覆也潯水畔也風散松架險雲攡石道深善曰松枝可以爲架故因謂之架焉濟曰松橫生曰架風散則松架危雲繁則山路增幽也靜默五臣作然鏡縣野四睇亂鴻岑善曰穀梁傳曰縣地千里濟曰

鏡瞰皆視也縣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氣清知鴈弓露華識猨音雲裝信解轍煙駕可辭金善曰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綬也轍與紋通煙駕煙車也金印也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猨音稍哀也雲裝仙人以雲爲裳也轍解榮以從之始整冊泉術終覿紫芳心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龍采若乾之華飲冊齒之泉向曰整信也冊泉冊齒之泉飲之不死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冊泉激陽瀆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善曰楚辭曰雲旓猋忽容裔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在貌弱思謂俗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侵害

鮑參軍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善曰呂氏春秋傳曰以禮豪士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璧以聘之亦不顧矣言小人重禮遇之恩光徇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善曰莊子曰彼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勒而從軍而去鄉士徇義不求利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漸

侵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日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向曰不煖猶不煮軍士皆以冰爲漿晨上城皐坂磧礫皆羊腸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皐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壇高誘曰氐氐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向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寒雲也籠蔽也大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息徒厄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荒善曰埜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負天爲蓋長劒耿介倚天之外井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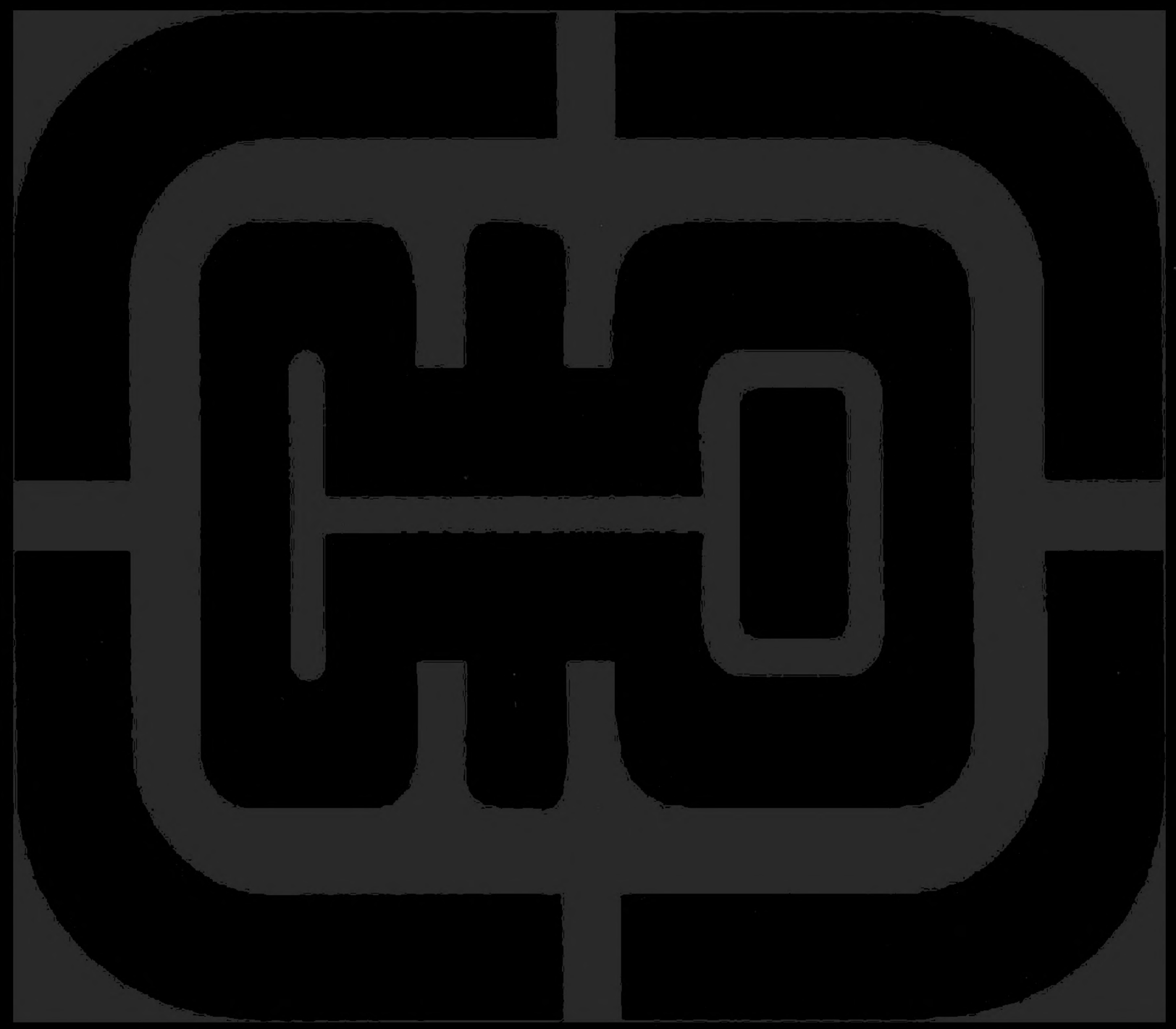
詣 翰曰徒衆稅舍倚佩也 言息衆舍駕佩劒視八荒 **鷦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 善曰鷦鵬鵬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濟曰鷦鵬鳥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 **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善曰淮南子曰鍛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爲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良曰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與小人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 **休上人怨別** 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銑曰西北日不周風悠哉失志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翰曰泛豔浮光貌 **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眞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綈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 翰曰寶書眞經也爲君掩言閉友不至無與披翫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善曰

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

席生浮埃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酒賦曰綃綺爲席犀璩爲鎮　良曰膏燈也鑪煙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鄭陽香鑪言皆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善曰言因桂水以通凝湲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託遠念於興波　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膏鑪絶沈燎綺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一